

神奇马戏团

(美) 凯西·比斯利 著 王良秀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

Circus Mirandus

神奇马戏团

(美) 凯西·比斯利 著 王良秀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奇马戏团 / (美) 凯西·比斯利著; 王良秀译.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306-7091-0

I. ①神… II. ①凯…②王…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4105 号

神奇马戏团

(美) 凯西·比斯利 著

王良秀 译

出版人 李勃洋

出版方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发行方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魏青

特邀编辑 杜益萍 赵娟

装帧设计 江宛乐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5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06-7091-0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献给爸爸和妈妈。

在我小的时候，你们对我说我无所不能。

现在我已经长大，你们仍对我说我无所不能。

我开始觉得你们是真的相信我无所不能。

为此，我爱你们。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六个字 /1
- 第二章 咕噜咕噜 /3
- 第三章 一星火花 /7
- 第四章 不可思议的信 /13
- 第五章 信使 /18
- 第六章 以法莲的海滩 /23
- 第七章 詹妮·门多萨 /30
- 第八章 完完整整、原原本本的事实 /40
- 第九章 战争 /46
- 第十章 一桩再平常不过的交易 /55
- 第十一章 正常的鸟儿习性 /64
- 第十二章 严重的性格缺陷 /70



- 第十三章 风中的变化 /79
- 第十四章 弯曲光线的男人 /87
- 第十五章 以法莲的选择 /94
- 第十六章 照片 /102
- 第十七章 青翠鸟的讯息 /110
- 第十八章 神奇的亚马逊女飞人 /114
- 第十九章 无限期的邀请 /120
- 第二十章 米兰德斯马戏团 /130
- 第二十一章 海德先生的兽场 /135
- 第二十二章 显然是贵宾 /143
- 第二十三章 女飞人的最后一场演出 /151
- 第二十四章 幻术师 /163



- 第二十五章 些许帮助 /169
- 第二十六章 老掉牙的谎话 /174
- 第二十七章 罗斯巴德的帮助 /179
- 第二十八章 以法莲和女飞人 /188
- 第二十九章 错误的答案 /197
- 第三十章 大猩猩气球 /203
- 第三十一章 副作用 /212
- 第三十二章 放手 /218
- 第三十三章 大象的速度 /222
- 第三十四章 实际上是作弊 /228
- 第三十五章 去往亚利桑那的路上 /233
- 第三十六章 奇迹 /240

第一章 六个字

短短六个字，一切都始于这短短的六个字。

这六个字是在楼上那个充满纸张的沙沙声和甜得发腻的药味的房间里写就的，是从一位每次呼吸都连喘带咳的老人的笔尖流淌出来的，写在一封非常重要的信的结尾处。这封信的内容是：

曲光人 收

米兰德斯马戏团 转呈

我急切地需要和你谈一谈。希望你还记得我，尽管从我被召唤到米兰德斯马戏团至今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当然不曾忘记你。我的名字是以法莲·塔特尔，我们在战争年代见过面，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你曾向我承诺一个奇迹。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传信给你。从我还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再没听说过有关米兰德斯马戏团的只言片语。但是你做出过承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相信，如果我需要你，你就会出现。

写到这里，老人停下笔，把写好的字看了一遍。钢笔在黄色的灯光下闪闪发光。他加上了最后一行：

我现在需要你。

就在那一刻，几千公里之外，在弯曲光线的男人的帐篷里，一位信使醒了过来。

第二章 咕噜咕噜

米卡·塔特尔以为，大多数老太太都是和蔼可亲的。她们编织暖和的毛衣，烘焙外面裹着巧克力糖霜的蛋糕，在镇上的交谊厅里玩旧式的纸牌游戏……有的老太太常常会忘记戴假牙，比如邮局的尤兰太太；有的老太太养着十四只古怪的猫咪，比如街对面的罗切斯特太太。可就连这两位老太太，内心基本上还是巧克力蛋糕和暖和毛衣型的。

而米卡的姑奶，赫特鲁迪斯·塔特尔却不是。

那个周日下午，米卡把一个粉色陶瓷茶杯洗了三遍，而她一直赫然立在一旁，咂巴嘴。后来米卡把茶杯擦了又擦，直到他都担心杯子上绘着的玫瑰会被擦掉。

赫特鲁迪斯姑奶的内心很可能是止咳糖浆型的。

她把尘灰色的头发拧成发髻，紧得差不多把脸上的皱纹都拉平了；她把衬衫浆洗得坚硬，领子像刀一样；她每天都用一只锃亮的不锈钢水壶煮红茶，那茶又烫又苦，很有

茶如其人的味道；她还不允许米卡在茶里加糖，因为她说这个家族的人牙齿都不好。

此外，她还说这个家族的人脑子也不好，而她无论如何也要确保米卡不要继承这个坏毛病。

赫特鲁迪斯姑奶是几周前大老远从亚利桑那州过来的，来确保米卡的爷爷以法莲生病期间，一切都“妥妥当当”。她原本没打算长住，可爷爷病得越来越严重。赫特鲁迪斯姑奶也越来越让人无法忍受。

“别那样折腾茶杯，”她厉声对米卡说，“我只是想让你把它好好洗一洗，改掉之前的坏习惯。”

米卡忍住不还口的唯一原因，是他知道一旦还口，接下来半天将会一直被迫做琐碎的家务事，而没法去看爷爷。从早晨爷爷暗示“有要事相告”到现在，赫特鲁迪斯姑奶一直没允许米卡去“烦”爷爷。

“奇妙的事情，”爷爷悄声说，“神奇的事情。”

米卡注意到，爷爷说这话时眼睛亮了一下。“神奇”是指米兰德斯马戏团的故事，那是米卡最爱的故事。神奇还意味着，爷爷还没来得及告诉米卡是什么事，赫特鲁迪斯姑奶就把他赶出了房间。在她看来，那些故事正是家族脑子不好的证据之一，若她稍不留意，米卡就会继承这一点。

再忍耐几分钟就可以见到爷爷了。

米卡尽可能礼貌地将茶杯递给姑奶，然后去看水壶。水变热时，水壶就会像舒展筋骨一样跳动。过不了多久，水壶顶端的小鸟就会开始吹口哨。米卡最喜欢这一刻——小

鸟歌唱，他一直期待着这一刻。

一缕蒸汽从小鸟的银色尖嘴里婀娜飘出。最初微弱的口哨声响起的时候，米卡想起了赫特鲁迪斯姑奶来之前，他和爷爷一起度过的最后几天欢乐日子。他们一直在盖一间树屋，每天下午都一起盖一会儿，在打结做绳梯的时候，爷爷总会吹口哨。“塔特尔结！”他们打完结时，爷爷说，“你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结了。”

米卡知道，这一点千真万确。

赫特鲁迪斯姑奶伸手去拎水壶。

“你可以让我来。”米卡说。

姑奶看都没看他一眼就把水壶拎开了。米卡竖起耳朵，想去听小鸟的最后一声歌唱。然而为时已晚，他能听到的唯有水壶里面开水咕噜咕噜的声音。又过了一会儿，就连那咕噜声也听不到了。

赫特鲁迪斯姑奶来来回回地往茶包上浇开水。

“我只是喜欢听水壶的哨声。”米卡静静地说。

“你只是喜欢浪费时间。”

米卡盯向冰箱，这样就不享用面对姑奶了。曾经贴在冰箱上的东西——巧克力双享布朗尼的制作方法、字母冰箱贴、米卡七岁时画的大象——都被吃药时间表和赫特鲁迪斯姑奶的热量表覆盖了。米卡存在的唯一证据，是一张被一个药方盖住了一半的便利贴，上面是他手写的一行字——“家庭作业：印加项目”。

刚听说爷爷的妹妹要来的时候，米卡还希望她会和爷

爷一样棒，一样喜欢自己，还以为再来一个人，屋里会少一份孤单。可谁也没料到，爷爷喜欢的东西赫特鲁迪斯姑奶全都不喜欢，包括十岁的孩子。

他深吸一口气，一直憋到胸口疼。神奇的事情，他提醒自己，也许是个没说过的故事，也许是快乐的事情。

“快乐”听上去像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现在难以企及的地方。

西蒙医生说，爷爷的呼吸系统出了问题。他已经不能吹口哨了，整天都在二楼的床上躺着，尽管有时候他仍然会笑，但那笑声与往日不同，就像水壶一样，咕噜咕噜。

米卡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第三章 一星火花

没等赫特鲁迪斯姑奶发话，米卡就端起了茶盘。可米卡很难将它端稳，他小心翼翼地迈向门口时，茶杯在茶碟上直晃。

赫特鲁迪斯姑奶挡住他的去路。“你想去哪儿？”

米卡冲她挤出一丝微笑。“送茶到楼上去。”

她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把茶盘接了过去。“依我看，你哪儿也别去，”她说，“就在这儿好好坐着，免得添乱。”

米卡皱眉看着她，他可是从不添乱的。“我一向是在喝茶时间去看爷爷的。”

她对此嗤之以鼻。“以法莲最近很疲惫，依我看，你最好别总去打扰他。”

“可他今天早上感觉好多了！他想和我说……你就是不想让我跟他说话，因为……”

“因为我不希望你去打扰病人，整天没有一刻消停。而

且我不想让你的耳朵再听到任何蠢话，尤其是你爷爷说的那些。现在给我坐下！”她冲餐桌抬了抬下巴。

见他没有动弹，她把一只印有粉红色玫瑰图案的茶杯放到了餐桌上，对他挑起一边眉毛。

最近，米卡觉得自己就像一根橡皮筋，而赫特鲁迪斯姑奶每次开口说话，都像把他这根橡皮筋拉长了一点。橡皮筋当然不能无限拉长，最终她必定会厌烦拉长这根橡皮筋，否则他会断掉的。

但不是今天。

米卡的双脚拖在地上几乎迈不开，但他最终还是走到了餐桌前，集聚全身的怒气瞪了姑奶一眼。

赫特鲁迪斯姑奶转身向门口走去。

“他会想要见我的！”米卡对着她僵硬的后背说。

“喝你的茶！”

“我觉得……”

她回头看向他。“你没有家庭作业吗？”

米卡看了一眼冰箱上的便利贴。

“我就知道你有作业。等你证明了对自己的任务是负责的，并且长脑子的，也许就能去看以法莲了。”

她没再多说一字就走开了。

米卡一直等到她的硬鞋底踏上楼梯的声音响起，才把那杯难喝的茶倒进水池。

当米卡迈着沉重的步子上楼时，爷爷房间的门果然紧

紧关着。赫特鲁迪斯姑奶一走，我就悄悄溜进去！他暗下决心。

米卡回到自己房间，扑通一声倒在乱糟糟的床上。他参加了一个社会研究项目，此时他本该在做自己那一半任务。整个五年级最聪明的女孩——詹妮·门多萨正等着他明天把一件印加人手工工艺品的模型带去学校，这样他们才能够排练项目报告。可他根本还没有开始做，不过这件事倒也不难。课本里有一页图上画着一个叫“奇普”的东西，看起来就是用一把绳子打成的许多复杂的绳结。米卡闭着眼睛都能把那个结打出来。小事一桩。

对于塔特尔家族的人来说，打绳结并不能算作家庭作业，而是一种家庭特长。

也许，米卡心想，爷爷可以和我一起“奇普”。这虽然不像搭树屋那样让人兴奋，但爷爷可能会喜欢这类项目。和爷爷一起做“奇普”……听起来非常有趣、正常，就像一切都变糟前他们会一起做的其他事一样。

米卡翻身下床，把手伸进梳妆台最下面的抽屉里。一团整齐的蓝色细线躺在一堆零零碎碎的东西上面——这些东西都是在他意识到赫特鲁迪斯姑奶所说的“整理房间”究竟是什么意思时，从家中的各个角落里搜罗出来的。她所谓的“整理房间”，就是把一切她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扔进垃圾桶。米卡不得不在放袜子的地方腾出空间来放两个悠悠球、一个棒球、一顶毡帽、一小队人偶、一包老姑娘纸牌，还有这团细线。

他拿起线团，握在手里。这线非常好，最适合打结了。
现在还需要做的就是等待。

米卡终于听到了赫特鲁迪斯姑奶关上爷爷房门的声音。
他像道静悄悄的闪电，偷偷摸摸地钻出房间，飞速穿过走廊。

他溜进熟悉的爷爷的房间，轻轻一瞥就把整个房间收进了眼底。一只陶瓷鸭子蹲在闹钟上面，一个装满玻璃球和锈迹斑斑的硬币的五加仑腌菜坛子坐在房间的角落里，淡蓝色的墙上挂满了照片。

几张藏在角落里的照片拍的是以法莲爷爷，他身边站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米卡知道那是奶奶，不过爷爷不喜欢说她的事。有一些照片拍的是以法莲爷爷的朋友和他去过的地方，还有一张赫特鲁迪斯姑奶的小照片，照片里她还是个小女孩，胳膊上打着石膏。

米卡很喜欢看爸爸妈妈结婚时的照片。他们早在米卡四岁时于一场沉船事故中丧生了，多亏这些照片，米卡才能记住他们的模样。不过米卡最喜欢的还是他和爷爷的合照。他愿意认为他们俩长得很像，尽管爷爷的头发已经花白，而他自己的头发则是棕色的。他们俩的合照大多失焦了，因为两人一直没弄清楚要怎么用照相机里的计时器拍出好照片。不过无论在哪一张照片里，他们都有一样的淡褐色眼睛，面带同样的笑容。

爷爷最近状况不太好，虽然笑容仍一如既往地温暖，却瘦了好多，并且由于一直躺在床上，面色非常苍白。米